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

雲間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唐昌世興公　叅閱

馮侍御芻蕘錄

疏　馮恩

防秋弭患疏　邊防

臣聞中國之治安、係四夷之貼服、四夷之貼服、由內治之預修、內治不修、則夷虜得以窺其隙、邊鄙欲靖、

弗可得也。邊疆弗靖，則兵農恒以困於師。中國欲安，弗可得也。故曰，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洪惟我　太祖
高皇帝，奮起南甸，以定中原，掃除腥穢，內夏外夷，會
朝清明，上以洗帝王千百年之恥，下以開聖子神孫億萬載之基，惟其身親經歷，故深達邊務，覩其諭將臣湯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安，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不常，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敕邊將預備之，斯言也，乃帝王萬世安邊之上策

也是以當時有治法有治人中國莫安邊牆晏然近年以來任者非其人得人而任不久將士不知兵馬肉食不爲國謀中原之近盜賊縱横邊塵之遠夷狄竊發以至甘肅內有亦不剌斡爾禿斯爲腹心之蠹外有速壇滿剌兒牙木蘭爲肘腋之患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而又加之以河套之桀黠花馬池之衝突深爲可慮遼東鐵山女直諸夷則猶金人之裔混同江兀者諸夷則猶遼人之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又繼之海西之侵擾兒孫之覬伺豈能一日忘我中國

哉今之宣府大同洪令阻隔軍士弗靖有如唐之李克用者起於雲中則西北近輔安保其不如爵之十六州望風克斥者乎今之延綏寧夏纍草缺乏軍士餓殍一有如宋之趙元昊者起於延夏安保其不如爵之三邊諸鎮羽檄旁午者乎邇聞邊事告急日有警報三邊虜賊非徒出沒我疆埸也且巢穴而安處矣非徒巢穴而安處也且樵採而牧放矣使不早為之處秋高馬肥安知其不有舉國而來者乎是則可為寒心也為今之計必戰而已矣必戰之計內修而

已矣內修之急兵食而已矣昔者先王之於夷狄不
待侵犯而后備之也爲之備以預待之也不以其不
內侵而弛其備也爲之備以俟其發也我備矣彼來
焉則逐之去則不窮追焉此先王之所以制馭遠人
而保安中國也今日之急則非預備之可以坐策者
焦手爛額且不暇理譬之人身未病可以服調攝之
劑已病而調攝之則病甚病甚而調攝之則必死今
之延夏諸邊軍且餓死兵食弗足矣兵食弗足以中
國攻中國然且弗勝況夷狄之強勇乘虜賊之性饑

渦驅驟且走且射中國之人弗與敵況我以饑渴而相持乎千里餽餉上有饑色況我以萬里而轉輸乎不待智者可較其勝負矣臣愚以為拼蔽而救焚不如揍臂之可以息火為今之策不若悉出太倉銀兩每邊特差戶部能幹主事一員會同鎮守都御史就於三邊近處任其便宜糴買糧穀以實倉儲再差兵部才力主事一員會同都御史查飭器械務在精備仍勑各邊都御史精選將官有明習六韜三略諳曉入門六壬鋒占風角測識雲氣如唐之李靖者用之

此節亦是修練參言

爲謀將有善布圖陣圓機不滯精通籌筴活法多方
迴翔如飛鳥鷙殺如猛獸如唐之薛仁貴者則用之
爲戰將有見利不趨知彼知己見害不避知堅知瑕
凝立如喬山流動如活水如晉之謝玄者用之爲攻
將有慮勝而動量敵而進廉而不貪正而難犯如漢
之周亞夫趙充國者則用之爲守將而又使人時出
堅堡緊懸烽火一遇邊方有警星馳四報會合齊心
驅之出境退則安集士衆恤其饑寒同其甘苦以圖
萬全待安靖後當一勸 聖慮將各邊鎮守都御史

不克任者易置之如　孝宗朝大學士丘濬邊防之略歲遣通知邊事大臣一員東自遼東開元城西至甘肅瓜沙往來巡視訪察將官之賢否而警其怠惰偵探虜營之近遠而防其入寇檢點兵事之多少而亟爲整理查究糧餉之豐耗而預爲區處閱歷墩堡之修廢而課其章程周知地理之險易而據其要害內以爲經畧華夷之規外以爲捍禦疆圉之備而又安不忘危益修文德而後左右罔匪正人不撓群議俯納群策則中國奠安守在四夷而　祖宗洪業將

縣之億萬年而無休矣。

書

復華亭尹書　倭奴

以下皆係內地事

禦寇守城之法，士大夫各出群策矣，明府亦虛心延訪，宜無遺算矣，大要不出區區回陳數條，一運倉糧以實內餉，使公儲無占焚之患，城中無食盡之憂，一廣募水兵，精選義勇，以併群力，一速查舊用西北二鄉嚮灘快船，以便水戰，此非區區老狂之迂策，今之議守城者，實末策耳，孫子曰，善戰然後可守，今城外

之民十之八九，城內之民十之一二，若棄城外之民之居以資寇，則寇坐得民居民食，剽掠遠近，任其殺害。旦攻暮突，彼逸我勞，坐困城中，縱保全之，所傷必多。城外獨非赤子乎。故愚欲合內外以攻賊，則勢張。其策在專督戰艦，布列黃浦進路，鹽鐵塘、花涇塘、龍華港二三處水口，及賊未登岸，率水兵善水戰者為先鋒，義勇民快次其後，民兵小船又次其後，一遇賊至，併攻衝殺，此保萬全取勝。若與平敵，亦可先挫其鋒。若待登岸臨城，禦之守之，彼已視城外為囊中物。

視城中人爲退縮懦弱若虎視牢中之犬羊猫視匣中之鼬鼠勢在彼而不在我矣如不肖迂狂漫說公輩獨不觀之太倉乎太倉形勢之地內設兩衛講武耀兵更年不替擒賊剿寇殆無虛日今又臨以操江都御史手握重兵佐以欽勑兵憲整備戎務地利之險兵革之利權柄之專困守孤城一籌難效豈非以弱自畫大勢在賊而不在我哉況水寇登陸已失其險近聞鄉村之人手執農器亦能殺截賊船男婦上屋徒手擲瓦亦能驅走強寇此無他齊心併力勢在

我而不在賊。若以一郡之人。上得其勢。下併其心。賊何有於難討。城何有於困守乎。

上少湖大學士書　倭奴

吾松倭奴大舉入寇。亮前後踈劄飛報。公已稔知。但其中或多譌言其條。亦有虛張其勢。恐未有實錄。此寇本從馬積山追剿下來。沿海刼掠。野行草伏。數不滿千。多不過五六百。少不上四五十人。但窮寇亡命力戰。我兵顧募貪生。兼以裨將無權。援兵烏合。是以衆不敵寡。每至退衂。初刼上海。止二十七人。刼新場

坍下沙坍周浦烏泥涇俱三十七寇各殺傷止數人至攻中後南滙二所則有八十餘寇殺傷男婦五六十餘人攻太倉初二百寇適蔡操江出巡初到親率州衛擊殺八十餘人寇因不得利復至燒金殺傷城外三百餘人遂散去後攻上海二百餘寇殺死武指揮何縣丞燒縣治倉厫及民房千餘間向來被禍慘烈上海爲甚官軍前後擒殺併從下水及千餘寇但內有脅從亦所不免近得蔡可泉操江公各處請兵四集昨又乞借坑兵嚴令督剿連報捷殺賊人潰散

大勢即日可平。但此賊負海爲固。出沒不時。今雖倖免。明年統衆復發。决無可支。今巡海無兼理軍務之貴。操江無旗牌討虜之權。備倭無參將兵符之寄。而官軍無曾經戰鬭之卒。民兵無平日訓練之人。軍需芻粟。無別項可那之財。近日不過行司假貸。苛取民間。義勇水兵之差。城夫船夫之擾。軍餉衣甲器械之費。無家不到。無室不空。今又上海築城。松江修城。估

築一城修一城亦可保城可守上六萬下

用銀二十八萬兩。議欲半出民間。此後騷擾。未有期也。況今歲田稻。上海無望。華亭半爲役占不耕。秋來

會計起運之數又不知在何處取盈也近訪崑山築城時未齋公在相位四府協派吾松亦有運磚運土舊卷公於當道及之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松人方於此惓惓其他設官命將兼敎撫操亦須蚤定廟謨以立吾民之命也向因孫東谷司馬被人訛傳寇至江口蔡操江以職守京畿爲重即欲回京後查無實跡爲我士夫挽留今任劉吾松會兵四出搜絕散寇草亭公亦臨人心稍安只是上海十分狼狽華亭十分騷擾譬之大病之後費力調理方可全愈

上閣部諸公書　　佼奴

夏間以鄉邦之禍諸不揣同修短札于冒台嚴辱公不棄山林廢猥曲成副師之置此誠披髮纓冠以救同室之難殘喘有托孰不銘心第四千里遠顏而言者相蔽是非頗異僕輩親罹焚溺復懼後禍之深不得不爲相公直言其事相公司百揆之寄雖軫念東南耿切而此閣綱維鼓運亦必得非常之人然後可倆四月之寇逼困浦中而不及城郭者以有蔡都憲爲之重也此公自三月抵太倉虎狼勍寇風連突至

時兵食未備、賊兵憲又出外巡、可泉便以奇禍任爲已責、身先州衛、親冒矢石、力驅疲卒、克守孤城、且開誠布公、招賢下士、日夕究講、饑渴不顧、雖僧人外道、訪其可用、亦必以禮迎之、而十四府三州智勇之士招集略盡、故太倉有解守備寶山等處水戰之勝、僧兵義勇有白沙八團等處陸戰之勝、嘉定有董六合會首之勝、前後斬獲首級千餘、焚舟溺水者不記、故

欲收拾訪夫輔之力安得

今年得保蘇松無虞者、斯須皆公之力也、乃者虛懷

不徵有破冒使以此罪人則當事者無所用力矣

懇下延攬之中、偶雜以遊食之士、固已獲其報効之

力。今私隙之家，遂指爲關漏，翻美玄白，直至風聞言路。論疏罷官，是將使姬公處流言之謗，屈子抱不忠之疑。天下至冤極矣。公謂今之握兵部御史，冠裳帶中矢痕者幾人，肯與士卒同臥城窩半月餘者幾人此公既去，不知當世能認眞任事不以虛文誤國者，復有幾人。杞人之憂，誠爲時惜也。且文臣制將。祖宗之法。巡撫雖兼海事，江南巡撫糧儲重大，不比北邊賦輕，機法可理。此處不免顧此失彼。今湯公已領旗牌矣。若專責之，而湯重徐邳之變，明春海上有警，

使南北奔命而無應援之策矣僕輩通計莫若討其克捷功次湔洗其過保爲江海制將給以旗牌爲湯公領袖仍以解守備專領太倉上海水兵則南北二千里之間各自有備而文武二大臣鈐轄其間始可望淮海底寧復見河清之日也

啓軍門東　倭奴

公爲滂奴鞠躬盡瘁費盡心力士民感刻柰此窮寇日增矯悍擴命十倍北虜客兵離家日久原無鬭志鄉兵斬集游民素無訓練兼之彼集我分人力不齊

河汊港多，地利失險，且權移多門，則主者惑志，術士兢進，則議論紛紛，此事功所以難集，皆由戰守未得其策，未得其人也。今聞賊勢勝而西，其志必驕，伺其深入無援，進無可據，退無可策，移檄諸路，會將集兵，絕其歸路，此可乘之機也。公未行時，生欲進言，暫留苗兵，乘其寇西，會各兵先剿蕩柘林，重兵守之，然後會兵移討西寇，彼歸無所息，必漸寬散，此幾可決者，曾托覩所大臣識之，想討出芻蕘，成漫說也。沙圍之寇，近報近泊海洋，將去柘林，近擒獲多未出，生與群

公云竭力防禦使公得專意西寇薛子來道及公十分勞瘁夜分不寢日中不餐此非自愛之道東南大事在公一人豈宜若此

記

元勲殊寵碑記　平倭

新安梅林胡公平海寇功成海清河晏東南靖謐勲業赫赫震暴當世　皇帝重嘉公之忠勞不伐下公卿議懋賞以酬殊勳群工亦重公積有賢勞非不測之賞無以厲諸寄閫於外者今年春三月詔加太子

太保進左都御史兼大司馬陞一秩仍開府如故保釐東南以答民望公辭不允浙直士民忭躍不已因戒有良翰矣吾郡伯鶴峯史公素涵洪庇時念循海屬吏獲以安位行志者實藉公安攘之力孤跡未僚寔可自致慶私先屬朱太史立言以揄揚盛美矣茲復爲元勲殊寵冊命屬侍史馮恩續紛蕘以揚休芳烈恩自愧孤騫惛茲多口公於恩有陰德焉不敢以不文委乃蒐諸所聞見者以爲之記曰人臣能建天下之奇功而可以濟人主之殊寵人主能先施不測

之殊寵而後能成人臣不世之奇功二者相濟而實相成也然先施不測之殊寵非大有爲之君知人善任者不能能立不世之奇功非天下之大豪傑文武忠智者不可是以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也梅林胡公崛起世宦舉進士令嚴邑以最徵拜御史始按山北繼按南楚凡二十餘疏其論九邊機宜三苗剿撫至明且悉於時　聖天子已亮公之忠智才勇過人遠矣甲寅以來倭奴構禍入寇浙直巨艅飛艦蔽洋而下泊岙登陸燒聚屠邑毒劉文武俘蔵男婦東南騷

然公時按兩浙有監臨紀事之責乃上章極言寇勢昌烈克斥諸路所過殘滅莫之敢攖凡諸臣失事督撫玩寇及攻守事宜命將經畧饑荒民疚一一奏聞是以 皇上幾微纎杪罔不周知命招討南顧加意乙卯公巡抵嘉會柘林寇越吳江蒸亭戰潰南奔意向嘉杭公率衆兵邀擊於王江涇寇大敗斬首數百級奄忽全勝公之威聲遠破賊胆矣捷音至 上益知公有文武全材可屬大事時浙撫臣以遷去由侍御進公爲僉都御史巡撫兩浙歲丙辰寇桐鄉内外

告懲公諭師征之援以方畧賊大潰遂解圍俘其賊
首以獻　上以公蹟累進知賊不可以久玩非得文
武吉甫軍中韓范其人寄以專閫弗克有濟會總督
缺又進公爲右都御史兼少司馬總督浙閩軍務諸
省聽節制公感寵遇隆重誓以國報以廓清海宇爲
已任然公久按邊陲習知四夷出没之情狀隨方禦
敵之機宜故曰備倭與備虜不同九邊諸鎮鎮壓重
兵邊儲糧餉歲有常制乃今東南備倭募兵烏合戰
無久志搜粟後餐士不宿飽持以歲月是爲倭驅民

以入寇也復上疏爲獻愚忠以圖安攘事曰揚湯止沸不如去薪蠢倭鼠竊未必國王敢干大典必有通市向道之人不敢輕瀆詔諭秖欲題知行令浙福二省以有司之意人省諭以中國威俾令感畏德意遏寇源國體民情誠爲兩便　上允下廟議縣封拜之典以待有功使公得以相機剿撫便宜行事時鼎倭宗叛寨聚舟山蹲危逗深負海爲固將假道於杭以達倒非破其巢不可公葺舟師移泊舟山身督將領會兵督剿密令火攻燔其木寨光焰燭天賊衆潰

獸。乘勝斬獲。舟山悉平。于時林麓。忽有二白鹿。躑躅而前。牝牡呦呦相應。馴若素豢。公獲之大喜曰。昔武王渡江。白魚入舟。而與周秦失其鹿。沛公得之而興漢。我　皇上聖德昭遠。而山靈效符。寇何足平哉。召卜之。甫曰天錫純白。用昭精德。重譯來朝。聖壽萬億公益喜曰。此天瑞也。非臣下之玩物也。于是命圉師選獸人。牢以雕籠。飼以菽穀。具表遣官獻呈於上。上喜甚。進牧內苑。旦視夕顧。敬天勤民。以答天貺。自是

若此者亦有微詞在不然如此細事何必詳載乎

益嘉公之忠藎悉意任公而不疑然則公之成大功

而無數者。豈非天啓而人成之者乎。時王直首通市。寇邊劉海東往來觀望。徐海挾黨引寇。與賊首葉麻互通援結。扎圖乍浦。此皆孽本葉麻兵強猜獍。鋒不可攖。公曰兵奇道也。以賊攻賊。奇策也。乃遣諜行間二人果相疑。二公乘隙屬徐以歸順。密約討賊以報效。徐領之。遂伺其醉而生擒。械繫於公。公以葉麻強悍無敵。墮其左右大猜。車械解京師。葉兵悉歸徐。徐兵益盛。公即納款鄉情。日飛片楮通里戚約。酬封拜。日奉上官饋廩。蔬果鮮瀡之供。徵府藥餌之奉。交錯

於道徐益滿載此固公之出奇也然遠近喃喃疑公交通將不利於王師遠而京師亦或訛傳公冒不韙一不爲動又以海墻非所以居徐移館於清水塞沈莊里清水渠斷虹截渡車騎弗通若驅牛羊而入笠矣人方以引寇入門庭爲詢公不爲意此又公之一出奇也八月初一日與趙巡按會同於察院召徐海入院讀法受降徐選倭二百人承飽馬以從人人爲危之公曰魚入釜而掉尾易易也讀畢頒賞有差遣護還沈莊公非不欲疾殄厥憝也王在猶海寓方

欲招來之乃遣其子毛海峯同二譯士與致款往請直還約以封授海賊以統市倭如遐方之商長至即信從借來向縛請罪於堂下公即解其縛諭以題請放遣於皆升此又驅虎兕而入柙公之奇脫穎矣于既逝乃九月十二日舫我師旅先之去根縱火燔莊大賊隨之遙見賊衆登樓哭聲震天沈莊一炬而藥木灰矣于時海澄波息會朝清明群疑氷釋公之精忠明貫日月幽格鬼神非文武忠智天下豪傑安能立此奇功哉雖然公當蔡麻未擒王直未械徐海未

誅人情恟恟使　上無知人之明惑於人言而中止不測之禍公無揮霍之才懾於人言而自沮事幾之會亦何能立奇功昭宇宙而有今日哉周公東征三叔流言雖賢嗣君亦不能以無疑而碩膚之孫處之安閑則非有定力者不能夫以大聖人當大事成大工盡善盡美而猶多軒輊若此況公當危疑奮不顧身安能已於人言耶歐文忠公曰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宋存標子建參閱

鄒襄惠公侯知堂集

議　　鄒守愚

安南議　征安南

謹以安南事機可言者、條為五事、伏惟採訪施行、一曰振揚國威、竊料逆庸乘釁奪國父子繼立、非有數

十年之久，人心未必盡忘故主，終爲積威所劫。且如阮元良、阮純樸、鄭曉、鄭㭎，皆黎氏守臣，分據數州，又在高平諒山之間，密邇我界，猶以無事。至聞黎氏子孫隱伏民伍，如黎𤄙裔者，尚多也。爲今之計，莫如明示

朝廷討賊之義，歷數逆庸篡逆僭擬罪惡，揚聲百萬，分道南征，遣人榜示所在府州縣，并以大義責其臣民，不能匡君反正，甘事讐虜，以警動恐喝之。如有仗義之士，脅從之臣，能自擒斬莫登庸父子來獻軍門，即以其地裂土分封，隆以爵賞之典，比於黎氏。

如或黨惡頑悖據險負固阻遏天兵則怙終不悛盡行誅滅以內離其心以外散其黨風動響應人起爲敵而吾以勁兵臨之如此則勢孤易破也此聲實之說也夫相機應變制勝在我使助順乘便如摧枯拉朽則納國立主惟所欲爲設或機變異宜勢難猝致或因其懼罪祈哀不敢抗阻則以國人之請而許之分裂其地降削其號彼必稽首聽命則國威大振而名義自正矣二曰申嚴賞罰夫將民之司命國之安危係焉故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又曰賞者士之所

夙夫提十萬勁悍之卒深入敵境若非重賞厚犒則士氣不鼓嚴法申令則軍威不立進無策勳之望退無亂紀之誅此危道也況望其成功乎為今之計合無慣選兩省文武才望大小官員仍行奏請各省俱一體聽令軍門訪取委用則才望並集策力畢獻下至卒伍無一不選汰厲以討賊大義務使恊力用命伸縮如志功無微而不賞罪雖愛而必行庶幾人心股栗軍勢自振其土官
衙門陞授官帶及原議吏兵空頭劄付乞先酌量奏
欽恭激勸之一道也三曰進

兵險易窺閗往時進兵分爲三道雲南之兵由蒙自進廣東之兵由欽州進廣西之兵由龍州憑祥進雖有歸順益多曲徑然蒙自則山路崎嶇欽康則水港阻隔唯憑祥州則視二道爲稍易夫隘留雞例芹站雖稱鬼門然相去不遠守卒不多隘留一破則雞例芹站望風瓦解今阮元良阮純僕等尚據萬崖州鄭嶢鄭嵎等尚據石林州與隘留相近若先遣人寄約阮元良鄭嵎等以爲內應我攻其前彼僻其後隘留之賊閗之破膽矣安敢與我戰乎一或不守則士卒

所向皆爲平地如入無人之境直擣富良更無險扼欽州自昔本非進兵之路支港深泥潮日再至浮橋不通柵木錯立進退受病徒爲老師間亦有由欽州入者其實皆用海舟乘風順流不數日可至然風波險惡不常且廣東西土兵不能乘船則召募漳潮東莞新會雖有勁卒恐難制勝又訪得欽州去都齋最近逆黨先於白藤禁二處海戶併力固守若諸道未發未可輕動候大兵夾進之日徐用萬卒南踰海東入白藤以會安越則彼必東收不暇併力於西互相

犄角，可以得志。然在今日最急者，若龍州馮祥，本皆土兵，人自爲守，唯欽州一路，城守卑弱，尤宜早計。合無先令召募土狼一、二千人，分守二城，操練屯粮，以爲乘機進取之計。庶幾遠近人心恃以無恐，而歸附之衆，必且傾心效用，不致猶豫。四曰整預軍實。夫師行粮從，兵之先事也，故曰千里饋粮，士有饑色。况崎嶇山谷，遠入夷土，蓋亦難矣。常訪交人，雖有郡邑，原無升斗之儲，直以子午卯酉爲限，其年守郡者，方以部内粮餉，督解都城上納，非有如我内地歲積之法

也。惟九隙之除、霜降瘴衰、稻田正熟、若大軍之入、必因其未穫而奪之、乃合古人因糧於敵之意、設或不然、則收穫已定。人自斂畜、堅壁清野、何以久持。進有勝負難料之憂。退有饋運不繼之慮。是之謂自困。攻諸宋時、郭逵伐安南。用民兵八十七萬。金穀亦如其數。迄無成功。易得不早為之計。方可議師也。五日道路遠近。審據鄭惟僚、禀稱廣西道到龍州、宜分為二道。左道從憑祥州、過南郊關、進文淵州下伴、到脫朗州上伴、對諒山衛正邊江、半日程、乃分為二道。一道、

從祿平州、進到安博州、半日程過車里江、過陸岸縣、到保祿縣、平地夾鳳眼縣右邊、二日半程、一道過江、到諒山衛、從溫州上伴、過鬼門關、即隘留關、半日程、過溫州下伴、過鷄翎關、半日程、到保祿縣三十里、二道相會、暫住作浮橋、於昌江口、過諒江鳳眼縣左邊沿江而下、進到萬刼社、三十里、仍作浮橋于萬刼渡、對過安越縣下伴、右道從龍州、過七源隘進七源州二十里、到文蘭州、平茄社、一日半程、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過右隴縣上伴、一百里、出鬼門關下四

十里又行一十里程過昌江上源二日程過右隴縣下伴沿江南邉而下到安世縣平地一日程進到安越縣市橋江北邉半日程一道從文蘭州過武崖州四十里過司農縣八十里巳至平地進到安越縣上伴市橋江北邉八十里三日程俱在安越縣駐劄廣東水軍一道從大洋海過海東府進到白藤海口以風順爲便不過三四日過水棠縣過天遼巡檢司三十里過橄欖三岐江前陳國峻作石堤遏元朝兵十里過東潮縣前三岐江一日程過官橋渡二十里過

雲三岐江、二十里、過至靈縣平渡、二十里、過平灘三岐江、進至靈城處、至安越縣下併、石橋江口三十里、駐劄、自安越縣上併中併下併、沿江一帶、下營、以相連鳳眼縣左邊之兵。候三道兵齊進至順安府八十里、過富良江、至安南國城四十里、又逐至海陽下併安陽安老宜陽新明等縣、四日程、師即都齋地莫登庸巢穴也。又一道、自安越縣、下併、過武寧縣、至桂陽縣、下併六十里、作浮橋於市橋江口、下過鳳眼縣、至靈城縣、夾界地、方會、駐印平灘三岐江也。江雖大、而

中江有洲名爲雞洲。造浮橋。從右邊江到洲。又造從洲到左邊江。則前至靈城地、沿江而下、過至靈城、北邊進到東潮縣前八十里、作浮橋過江。亦東潮縣地方、到美蔭渡、作浮橋。過峽江縣、六十里、到安陽縣七十里、北邊膠市渡作浮橋。過安陽縣南邊進到宜陽縣北邊大伽龍渡作浮橋。過宜陽縣五十里、又一道亦過橋江口、浮橋從前。至靈城、沿江而下、過至靈城縣北邊到東潮縣、上伴官橋渡、作浮橋。過江、亦東潮縣地方、又進過小江、到金城縣上伴四十里、作浮橋。

於虎茫江。過全城縣。下佧四十里。到箔非渡。作浮橋。過安老縣。進至宜陽縣。八十里。又一道從桂陽縣下佧。作浮橋。於都嚀渡對過加定縣下佧。又作浮橋。於屠虜渡過青林縣。上佧三十里。進到浮橋。過江。亦青林縣地方。進過小江到平河縣。上佧八十里。過扶港。到平河縣下佧。多𪨧渡四十里。又船渡江。過安老縣。進至宜陽縣八十里。又一道。從桂陽縣中佧。作浮橋。於東究渡過迦定縣上佧。進到良才縣七十里。過菜溪橋到錦雲縣六十里。過綿𢃄橋對過茄福縣上佧

過幢幡橋茄福縣下侎洪市七十里沿江而下過小江到永賴縣九十里又過洪江下流到四岐縣麻渡八十里與三岐江會用舟過新明縣沿江而下到多魚海口一百五十里正對都齋社也又一道從仙遊縣作浮橋于東湖廣渡過超類縣進到唐豪縣汪江橋九十里到唐安縣過洪市橋四十里與各道兵相會並進若水軍則順流而下到雲三岐江過金城縣四十里過平河縣到多毘渡三岐江七十里會步兵仍過安老新明縣兩邊相夾直進多魚海口又一道

用清華水軍從天長府過平昌府到太平府瑞英縣出太平海口直進圖山又一道用清華水軍從神符海口浮海而進宜到圖山皆可以邀截莫登庸逃走出海之道此兵大畧也夫前項道路分合遠近似亦詳悉（進路之險遠若此所恃以渡者浮橋之功為多）但用兵之道奇間百出務在以全取勝合無行令本職會同翁副使密行歸附鄕化之人逐一詳審畫圖貼說務使遠近險易如在指掌上呈採擇庶不誤事

禦虜議 守邊

或問禦虜戰守孰先。曰斯二者皆帝王禦戎之經要，惡可偏也。夫虜本天驕，威傍二陲，時緩則守先，時急則戰先。間暇無以爲守，則勢懈而可乘；猝無以爲戰，則勢潰而莫支。是故緩思以守，扼要可恃，虜未易入也；急思以戰，惰歸可擊，虜未易去也。或問守邊與守京孰要。曰斯二者皆均也。然而守邊急矣，何也。夫守邊者，所以守京城也。邊可守而虜不得入，則京城勢尊。是故禦戎無上策，以守爲上。守邊則京城可安，矧又陵寢鞏固，生靈綏寧乎。故曰守邊者，所以守京

城也竊嘗私權之邊兵以守而待戰易内兵以戰而爲守難守京城易而守陵寢生靈難或問何謂守京城易守陵寢生靈難曰虜專事剽掠乘利避害勢雖猖獗度難持久以今邊境諸郡支邑卽云高城深池不異於常猶非虜所能攻也若京城者亦足謂之金湯矣四面土城建築環護况天威所臨自足爲固猛將勁卒朝令夕集不踰旬日奔遯靡暇故曰守京城易祖宗陵寢獨處空山徑路並通雖可據扼醜類無知萬一不畏天道聯營則我兵稀寡突至則倉皇

難制故曰守陵寢難畿甸村落累朝生聚蜂屯蟻集民罕知兵平原曠野杳無拘礙虜騎一入來去飄忽收斂豈知故曰守生靈難或問何謂邊兵以守而待戰易內兵以戰而爲守難曰邊兵生長塞下熟諳地利歲與虜遇曉習邊情幸今限以高牆護以深壕陷以品窖度虜欲入填窖而後及壕填壕而後及牆毀牆而後能踰此其爲力已不易矣使我詗諜情得悟覺機早乘塞登陴披堅執銳星聯魚貫奇正迭用矢石雨注炮火電掣此其仰攻又甚難矣如是則我可

以動在萬全矧又乘高擊下用少制衆穴鼠相鬬將勇者勝。益界限既峻則衝突難以猝施屏蔽有倚則遏截易以展力。上兵伐謀此之謂也。夫虜之能入也非墻之罪也。無人於墻之罪也不罪墻之不知守而罪墻之不可以禦何以異於因噎而廢食也。然雖噎而食卒不可廢。徃者虜少即能入虜人且數出沒無常民倚門而恐子女帛蓄半入于虜今虜衆不聚不能入矣。徃者虜入宣大山西諸邊民虔劉至慘今虜雖聚衆而入不能徑踰吾墻。即踰不能速進而羣擁

我若早知悉力堵截。不能入矣。自昔以來、燕代晉秦、皆與虜鄰矣。而卒能力守其地所恃以伏險者城耳。故曰邊兵以守而爲戰易。若夫用兵之常寡則衆者勝、弱則强者勝、拙則巧者勝徐則疾者勝勞則逸者勝饑則飽者勝、善兵者能以寡爲衆。以弱爲强。以拙爲巧。以徐爲疾。以勞爲逸。以饑爲飽。則寡者。弱者。拙者。徐者。勞者。饑者。亦勝。此其故何也。其機異也。上言勞此言机可憑者用勢不可測者用機寡所因也虜聚而入少且動稱數萬。營壘百里、我散而守其多。不過僅以千計。衆寡異也虜無論少長、衣毛飲酪耐勞苦

而習驁悍我囿中而脆畏法而勁强弱異也虜以擊搏爲生精於騎射何啻田夫耽耒漁人操笱我必待簡而習待訓而練巧拙異也虜獸聚而鳥散聲東擊西形右斷左我遇警則倉卒而徵應援則星夜而馳勞逸異也虜人挾數騎迭乘而倍趨倏忽百里比諸飄風疾雨雖云我有騎兵然而我兵之騎一夫備物則載重趨遠則力竭日夜長驅勢不能逐疾徐異也虜一入我地橫行抄掠是曰因糧不裹而足我兵紀律嚴明絲髮無犯千里齎糧餉道阻艱勺水粒米或

不及胷餓飽異也夫四者既異矣故我苟遇虜猝難與戰必擇地而據下騎而步鑿溝而防植矛而待即延綏大同慣戰之兵務在陣堅而不可動斯為全勝所爲惡勞以運機也況内地之兵耶故曰内兵以戰而爲守難然則如之何曰昔我先正商文毅有言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祇守京城此名下策識于肅愍疏議可攷也蓋今日之病方寡於兵分備疎于地遠虜常以其十之二三遇而相持則我不敢動以其十之八七散而抄掠則我不能救此其勢易於牽制若曰吾舉天

下之全力而制之何憂不勝乎夫我兵集而虜不至則我罷擾而內虛我兵不集而虜又至則我驚駭而失措我兵集而虜至則我幸決于一勝可少創懲一或不利則虜心益輕虜氣益驕非國家之福也是故深識遠猷之士蓄之如敗殰顧獨曰此不足以煩吾斧鑕也惟謹桑土之憂建于城之策明間堠之情募敢死之士而布之于控扼要害倚烽以策其來乘塞以遏其入則虜志將自沮誠使廟堂之上以無警為殊勛以失險為上罰以奏捷為時賞以罔上為必誅

不奪於浮言異議。俾制閫猛將得行其志。按蠱設奇。扼喉撫背。坐畫機權。無以遙制其間。未有不可守者也。

邊備議

召南　賈粟

竊思記權制變之道。寧先去兵。史條安邊之宜。要在積穀。軍志曰。雖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況居庸在邊鎮。尤為阨要據衝之地哉。蓄銳養威先機揆變。不以臨時圖倖濟。不以暫安廢遠謀。故用兵之道。屯食最為急。今隆慶諸倉貯米不過七千餘

石，而隆慶衛所官軍月粮口粮，歲該米八萬七千餘石，況兼閏月之餘，而山東解戶，運納本色折色，歲供米四萬六百石，僅供半年之用，夫召募之兵，有增而無減，歲額之派，緣舊以加新，裒失裒多，入非量出，積月移文，張頤待哺，又恐倚烽有旦夕之恐，倉卒有主客之供，其將何以待之，故幸而無事，則居安而積玩，萬一有事，則臨機而始謀，高價以招人，殫力以轉餽，其為時亦晚，而其計亦疎矣，且收成之際，多在於七八月，米價之賤，多止於五六錢，解戶之至，又多在今

年之冬，明年之春，道里有遠近，天時有寒燠，價直有盈縮，宜糴之時，則限於登輸之未至，欲糴之日，則病於時估之湧騰，名曰入錢實過一兩，辦戶困於幇貼，商人苦於撥輸，平準之法雖行，貿遷之道未盡。夫與其食不足而財有餘，不若財不足而食有餘。審措置之宜，廣儲蓄之計，或歲先請發太倉銀兩，謹視豐耗，極力收積，以專主客兵之用，事至則日取之而有餘，事去則歲增之而不動，施之有恒，積之既厚，非但九年之蓄，可謂萬世之計也。其或不然，古今所懼者，惟

防秋爲急、況今倉庾往往告乏、設或小警、罔知攸措、歲正當稔、而顧糴、民樂與官而爲市、或先請太倉銀兩、即乘時召商糴買、每石減一錢、則百可省十。千可省百。萬可省千。加以幫貼之完、又當幾何、可於常數之外、坐收枉費之利、俟大戸解至之日。照數還官寄庫。其多餘銀兩、或募粟、或解部、另行請旨定奪、至下年收成之後、即先自召商上納、以坐積明年之儲、則伸縮由巳、斂導因時、商賈樂貿易之便、解戸寬幫貼之困。邊倉有常積之粟、息費從省。一舉兼得。雖有倉

卒之變，亦不爲患矣。

記

連州平寇記　平寇

連去廣城千里，道永賀桂爲隣，扼險獷悍，皆爲禍仇，然猶廣屬也，順流而下，聲援易通，不數時寘諸斧鉞，民是以有寧宇，嘉靖己丑，州民黎元莫廷舉欲作亂，召黠惡少數十人謀曰，汝不聞往時事乎，我舉事以豪客爲名，上必哀吾憤所起，不吾治也，皆曰諾，乃挾嘗受客負者，操兵殺西江客二人，聚田心爲變，遂捜

客妝殺七十餘，偽號河南道，蟻聚蜂屯，多至百六十人，州以警聞。往成化間，陽山縣河南村人，嘗苦西江客橫索貸債，殺客，恐不能解，乃聚衆變，以搖惑於上。參政某至，撫散之，故賊以此爲名也。時制臣失策，以撫諭爲便，且曰奸商也，勿治，官遂蔽其惡，更云貧難盜遂，以撫報，以故賊益横，迺又謀曰，官無爲也，貧難示弱不能，適教之擒，矜平南道，以張吾氣，且吾群而食，非討也。洞徭曹通地極險，彼所獲墾田，又無賦，邇與吾姓同者，彊畝相接，吾往以復業爲名，據險且

得田官必吾勘也衆曰善於是聚二千餘人僞稱總兵都府殺猺族幾盡柵分十六營已而官果勘是時州無守臣代者卒乾沒唯通判劉光請討不報豺虎鯨鯢小大齧決虐燄彌張所掠殺以千計贓誅大猺罪惡盈貫癸巳吳公玭以兵憲至調之曰賊也吾民何罪是歲冬余以戶部郎中守廣州入見公奮曰老賊首當誅毋容苦茲一方人爲也是時撫勘議又下公不敢異督防禦益急甲午予修 覲如京師余君勉學以御史謫州判官公碎人語曰賊也微子誰與

謀然吾左右皆賊也其慎諸佘判官請曰得兵二千人約連山猺爲援可擒也公許之佘判官以兵進猺不果至兵失利賊益縱擊村寨咆哮叫嘵所不忍聞公於是怖曰咎實在予當益發兵窮誅此賊爾不且禍孽滋蔓不可制乃具以狀自提督軍務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陶公巡按御史戴公議合疏賊猖獗狀乞誅

上特可其奏乃公懼賊必夜出下計於是親臨鎮破其機牙擒縱防伏勝葬迭出州人賴以無恐乙未陶公下肇慶親督大兵乃召左參將鑒曰予汝卒

萬二千、攻其右。汝其克恭。命參議巽曰、汝其餉。僉事大珊曰、汝視功罪必核。玭曰、汝往監茲。其其察機變。當是時材勇畢獻、無敢不虔。判官勉學曰、汝中襄。三月兵大集至破石岡、賊出其精銳迎戰、奮擊之、斬首百級、賊大敗。遂圍東坪、東門、大帽、陽旗、太歲、太平、楊柳連破之。前後七十餘日、斬首九百餘級。降者八百餘人。五月振旅而還。以捷聞。於是余自京師旋、歎踖其事、喜曰、是役也、威仁彰信、邇遐奠安、嶺外之功、於是爲偉。然其經畧終始、忠貞一節、卒底一成、吳公力也。

向非司馬之謨猷，侍御之明斷，以决之於上，藩臬之協恭，戎閫之武勇，以成之於下。則掃蕩亡期，倒懸靡解，生靈荼毒之憤，何所紓快，國家鈇鑕之典，不明昭於天下，而嗜禍滅德，滔天之兇，非獨亡以創懼，且接踵而環視也，是烏可不伐石紀成，以告來者。

皇明經世文編 終